

故园拾梦

□ 闫振声

它的两条腿像两根木棒,干瘦坚硬,走起路来昂首挺胸,快捷有力,十分威武精神。它警惕性非常高,时常支棱着两只短短的耳朵,瞪起两只明亮的大眼睛,一旦发觉有异常情况,立刻呱呱叫,甩头踢腿尥蹶子。

小红马脾性暴烈,能够使唤它的也只有三个人:一是喂牲口的谢东生,二是队长谢受先,三是车把式谢士仁。

谢受先身材高大,圆脸庞大眼睛,皮肤白净,能说会道。他说起话来大喊大叫,爱夸张,背后人们管他叫“大拍”。他这人很爽快大方,轻财重义,浑身透着一股子豪侠气概,小红马对他很顺服。

谢士仁乳名“小蛋子儿”,五短身材,皮肤黝黑,脾气火爆,有些鲁莽,值不值得就尖着嗓子喊叫,走起路来两个股骨向外撇,两条腿高高抬起,向前一扔一扔,步子既想快又想大,结果就形成了一蹦一蹦的样子,很难看,背后人们管他叫“老急”。虽然他年轻时在口外赶过大车,有一套调教骡马的本领,但是小红马不宾服他,经常闹套。有一次去村南耕地回家,刚过汽车道,小红马惊了,拉着车狂奔,任凭谢士仁怎么喊怎么骂,怎样用力扯缰绳,也遏制不住。快到村边时,他被颠下车,掉进路沟里。沟很窄很深,他的头和腿架在沟沿上,身子窝悬在沟里,想动动不得,想喊喊

275

不出声音来,狼狈极了,直到队里几个人收工走到那儿才把他弄出来。他气得浑身发抖,满头冒汗,从此再也没使唤过小红马。

小红马特别能吃苦,总是独自一车,不管多大载重量,不管道路多么坎坷难行,即使是泥里水里也能把车拉出去。面对艰难险阻,它毫不畏惧,不需主人催促指教,它会预先选准路线,提前用力,一阵舍命拼搏,将主人远远甩在身后,越过难关,尔后在平坦的道路上停下来等候。它低着头,扑扑打着响鼻,前蹄一下一下敲打着大地,好像在试验路面的坚硬程度——一副胜利者的样子。

小红马特别要强,那时全村24个生产队,车马经常会合着干同一件事。无论有多少同类,也无论同类中有多少高大雄壮的,它总是一马当先,奋勇向前,经常使争强好胜的主人谢受先喜笑颜开……

我边走边想,不知不觉间来到牲口棚。院里院外聚集了很多人,有男有女,有大人也有孩子,本队的劳力几乎到齐了。小红马躺在地上,肚子鼓胀得像是吹足了气的大气球很快就要炸裂的样子。它的身上沾满土和草屑,四条腿僵硬地蜷曲着,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使人的目光一触及到它就会不寒而栗。

大家静默地围着小红马,鸦雀无声。有几个要下地的外队人走进来,转着圈看了看,歪着脖子与身边的人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什么,然后点点头,叹口气,摇着头走出院。

高高的大槐树

□ 田新艳

王叔沉默了。是呀,作为一个男人,小七的确窝囊。可他要走了,自己怎么跟老徐交代?红云和孩子怎么办?

小河凑到王叔耳边说:“老爹,让小七走吧。”

王叔叹了口气说:“小七,你要走也行,你得写封信把事情说清楚,人家红云也好再嫁。咱这也叫光明磊落,你说是不是?”

小七点点头,接过小河递过来的纸笔,趴在桌子上就开始写,眼泪却滴滴答答掉在信纸上。毕竟是好几年的夫妻呀,要说没感情怎么可能,更何况俩人还有孩子。

总算说明了原委,说好离婚。

王叔见信写好了,又打电话托老扁给小七开了个去俄罗斯打工的证明。

临走,小七蹲在地上嚎啕大哭,哭声使人心颤。

小七的事大伙都知道,谁能说什么?不是逼得没法了,谁愿意去异国他乡?平凡如小七,不过是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而已,却是这么的难。

大伙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好几天,直到彩儿拎着篮子来卖烟,才重新活跃起来。

彩儿是附近村子里的小女孩,今年虚岁14,小巧单纯胖乎乎的,不漂亮,可耐看。

彩儿的娘生她弟弟的时候大出血死了,姐弟俩跟着爹过日子。彩儿很小就开始操持家务,今年夏天小学毕业就不再上学了。

小河看见彩儿的时候心里一痛,好像看见了当年的甄蓁,所以对彩儿很照顾,经常让她去厨房吃饭。彩儿勤快,也帮着刷刷洗洗,很快就和大伙混熟了,跟小河尤其亲,哥长哥短的,叫得别提多亲了。

大伙都跟小河打趣,说彩儿是小河的小媳妇。彩儿毕竟还是孩子,听了也不恼,还是照来不误。

王叔悄悄地问小河:“动心了?”

小河面不改色:“没有的事,我比人家小姑娘大10岁。”

王叔:“我算了,你比彩儿大9岁。小姑娘长得快,转眼就长大了。”

小河无奈地笑:“老爹,我对彩儿真没那意思,她还是孩子。”

王叔叹了口气说:“小河,我托人给你介绍了好几个,你都不同意,你老爹我就这么大本事了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了,以后你自己的事就自己操心吧。”

小河一脸歉意地望向王叔:“老爹,我……”

王叔摆摆手,不再说话。

晚上,小河再次失眠了,回忆着与甄蓁的点点滴滴,才发现两个人相处得是如此短暂。可甄蓁的影子却是怎么都抹不去,时间越长反而越发清晰,仿佛岁月的长河绕过了这段记忆。

243

